

# 惊悚



柳云龙官网鼎力推荐

陈雨涵◎著

# 破 碎 年

陈雨涵·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译 / 陈雨涵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87-2812-5

I. 破…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8038 号

### 破译

出 品 人	张四季
策 划	林千羽
责任 编辑	周玉兰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52
网 址	<a href="http://www.shidaichina.com">www.shidaichina.com</a>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 录

---

第一回 难解的明码电报 / 001

第二回 两份日军的密电 / 017

第三回 两套六位数密码 / 035

第四回 军统破译出密电 / 053

第五回 密室里的凶杀案 / 069

第六回 天才的密码少女 / 089

第七回 照片当中藏秘密 / 119

第八回 破译出“飞雪行动”/ 133

第九回 《水乡夜游图》之谜 / 147

第十回 “虎！虎！虎！”与“东风，雨”/ 159



第十一回 破译珍珠港密电 / 177

第十二回 古宅连环凶杀案 / 193

第十三回 意乱情迷少女心 / 213

第十四回 破译玫瑰花奇谜 / 223

第十五回 “AWT”密码的研究 / 235

第十六回 邮局的密语电报 / 249

第十七回 一封书信的秘密 / 261

第十八回 神秘的特潜名单 / 275

第十九回 汉语的漏格密码 / 287

第二十回 高级密码的破译 / 299

后记 / 313



---

第一回

# 破译

002

1937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天色朦胧，在哈尔滨市的日军情报机关里，一条狭长而光线昏暗的走廊里，发出阵阵“噼啪噼啪”均匀的皮鞋踏地声，是职业军人习惯性的脚步声。这军官五十来岁，身材瘦小，戴着一副眼镜，此人正是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将军。他快速地走进标有“机要室”门牌的屋子里。机要室里是无数的内情情报人员，有监听抄报的，有破译和翻译的，都在忙碌地工作着。

密码破译专家多田一紫兴奋地向进来的安藤麟三汇报道：“报告将军，我们又成功破译了多份中国各部队的通讯密码。”安藤麟三疑惑地问：“在华各情报机关的密码专家不是都对中国军队的密码感到束手无策吗？这次居然这么容易就破译出来了？”“对于国民党中央军之间通讯的密码，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没有破译的战例。但是中国各派杂牌军所使用的密码却没有什么难度，中共的军事密电也很难，但是他们其他方面的通讯密码或者暗语却有的能破译。”多田一紫拿起一叠散乱的文件递上，继续解释说，“这是我们所分析出的广西桂系总台与分台的通讯，其呼号波长时间，都是总台规定行使，他们曾一度制订有特种符号。如普通大写符号为：1. ——2. . ——3. . . —4. . . . —5. . . . . 6. . . . . 7. . . . . 8. . . . . 9. . . . . 而特种符号的大写为：1. . . . . 2. . . 3. . . . . 4. . . . . 5. . . . 6. . . . . 7. . . . . 8. . . . . 9. . . . . 0. . . . . 他们的这种特种符号，我们已经长期监听到，积累了他们大量的电报，现在终于把它们破译出来了。”

安藤麟三激动地翻着手上的文件，多田一紫继续说着：“山西的阎锡山部

队内部的通讯，有一套经常使用的密码底本是中国的旧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位数字代表这本书，第二位数字代表页码，第三位数字代表行数，第四位数字代表第几个字。其他很多套密码本估计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是用的小说不同而已，相信很快就可以全部破译。川军刘湘内部的通讯密码已经破译出是用《百家姓》和《三字经》做密码底本的两套密码，就是将《百家姓》和《三字经》等的文字先译成电报明码，然后用加减法变成密码，有分单日双日变动的，也有按星期变动的，但是既然找出了密码底本，其中的细节变化就不复杂了。其他各路军阀的密码几乎都有被我们破译的纪录了。”

因为心情的激动，安藤麟三的双手都忍不住在颤抖，他说：“那这么说，这些部队的调动情况我们都能够掌握了？”多田一紫说：“不敢说能完全掌握，但是大致情况是可以掌握的，因为毕竟一个部队所使用的密码本是有很多套的，我们也不能全部破译出来，而且敌人的密码本随时都有可能更换。”安藤麟三指示：“那我们一定要加大密码的破译力度，现在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破译敌人的密码有多重要你们都应该很清楚。”

多田一紫说：“哈依，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对于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军事密码电报虽然截获了很多，但是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建议请求东京方面派我国优秀的密码专家来中国从事这项工作，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

安藤麟三笑说：“这一点土肥原将军会安排好的。你刚才说中共其他方面的密码有的能够破译，指的是哪些？”

“他们的通讯社和社会交接方面所使用的密码是成语式的短加码，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乌云密布，布满天空’‘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等等，大都能破译出来。至于军队来往的密码，全部是使用乱数加码，指标隐蔽严密，真的是无从下手。”多田一紫见安藤麟三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稿件，就接着说，“这一份就是我们刚刚破译的共产党用古诗做密码底本的密码电报。但是也只能译出其中部分很少的内容。”安藤麟三看电报上写的是：“401……哈尔滨……绝密……任务……”说：“我这就去向土肥原将军汇报，你们继续努力工作吧，帝国的密码战就靠你们了。”多田一紫说：“哈依。”

刚从奉天赶来巡视的关东军情报部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坐在一张红木书桌前仔细地审阅着一份文件。他眉头紧锁，表情凝重。他对面站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头戴黑色礼帽的人，由于帽檐压得很低，根本看不到这个人的脸，但一张一翕间起起伏伏丰满的胸部却暴露了她女扮男装的身份。

看完文件，土肥原贤二愁容顿消，神秘而严肃的脸庞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提笔在文件结尾的空白处签了名，随后将文件合上。文件的封面上用日文写着：飞雪行动。明晃晃的四个字在泛黄的文件纸上显得格外耀眼。

土肥原贤二一张圆脸笑得横肉打挤，赞许道：“芳子小姐真不愧是我们的‘帝国之花’，你所拟订的这一计划很有远见，而且非常完美。这一计划就由你亲自负责实施。”

原来那女扮男装的人就是有“帝国之花”称号的日军情报部王牌女间谍——川岛芳子。听了土肥原的夸奖，川岛芳子并未流露出什么得意的神色，反而谨慎地回答：“为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学生未经将军批示就秘密回到日本做了整容手术，请将军按军法处置。”

土肥原贤二仰头靠在椅子上，右手摸着自己锃光瓦亮的脑袋，眼睛直直地盯着川岛芳子，心说：你他妈的都做了再来请罪，我还能有什么话说？脸上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的表情，站起来笑道：“芳子小姐不必自责，你这也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加大保密等级嘛。况且现在除了我知道你的身份以外，已经没人能认出你来了，真不愧是我的学生，你早就已经青出于蓝了。我为你感到骄傲，更为帝国感到骄傲。”川岛芳子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口气道：“这都是源于将军多年来对学生的用心栽培，不是之处还请将军多多指教。”土肥原贤二将文件装入一封写有“绝密”字样的档案袋里，递给川岛芳子，“你速返回奉天，将这份文件送交二号档案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动这份文件，你的身份也尽量别让自己人知道。”

“哈依！”川岛芳子双手接过档案袋。

土肥原贤二又严肃地说：“你可是我们日满两国之巾帼英雄，女性之典范。希望你早日完成这一计划。”川岛芳子面带笑容，信心十足地答道：“学生保证在我皇军进驻上海前完成这一计划。”

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喊：“报告！”

“进来！”土肥原贤二喊了一声。

开门进来的正是安藤麟三将军。“安藤君，是那部苏联电台有消息了吗？”土肥原贤二激动地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安藤麟三面色沉重，侧眼打量了下已经认不出的川岛芳子，欲言又止。土肥原贤二挥挥手，“但说无妨。”安藤麟三垂头道：“不是，是我们昨天截获的一份中共的密码电报，已经破译出其中的部分内容。中共情报机关派遣了一名代号为‘401’的间谍秘密进入我市，来执行一项

绝密任务。由于无法破译出全部内容，所以还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土肥原贤二向窗边走了几步，又问道：“关于这个‘401’的情况还知道多少？”安藤麟三惭愧地摇头叹息道：“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401’的消息一点也没有，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到这里来做什么就更不清楚了。”

土肥原贤二在书桌前来回走动，皱眉沉思着。

川岛芳子突然请命道：“将军，要不我先留下，帮着把这个案子破了再走？”土肥原贤二止住脚步，摇了摇头，“上海那边的工作更离不开你，这里的一切我们都能处理好的，你就放心地去吧。”

“哈依！学生告退。”川岛芳子转身离去。

在土肥原贤二看来，中共情报部门派遣一名间谍到东北来执行任务是很平常的事——战争年代嘛！作战双方如果不派间谍到对方的辖区内活动，那才是不正常呢。现在潜伏在满洲各地的国共两党的间谍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而且还有他们所领导的许多武装队伍。

川岛芳子离开后，土肥原贤二背着手走动了几步，又平静地说：“我此次来哈尔滨，主要是为了弄清有关苏联国际间谍一案。根据可靠情报，两个月前赵尚志的三军攻占舒尔河街就是由于得到了我们那里兵力空虚的情报，而这一情报就是苏联间谍通过哈尔滨的秘密电台发送回莫斯科，再转到中共手中的。哈尔滨紧邻苏联，苏联间谍往返频繁，这里是他们的情报中转站。他们的格柏乌、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总参四部都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向满洲境内派遣大批间谍，在这里的活动最为猖獗，严重威胁到满洲的安宁。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也非常关心你这里的反间工作，严令要加强防谍对策。你们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对付苏联情报站侦察的大本营，一定要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如果再不把潜藏在这座城市的那部秘密电台找出来，还不知道有多少情报会通过它发送到莫斯科去。”

安藤麟三垂头道：“这次有将军阁下亲临指导，我们一定能一举破获这个苏联谍报网。我们已经在全城安装了三十六架探测器，从各个方位不断搜寻电波，还增派了几辆侦听巡逻车，在各街道穿插搜索，只要他们敢再用这部电台，十分钟之内就能找到他们的准确位置。另外，根据浅野大佐的调查，在道里中央大街上岛酒吧上班的苏联籍女服务员玛雅莉是苏联的间谍。浅野大佐已经派人对她进行监视了。她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以接近去喝酒的我军官兵从而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可以确定，她绝非一个人在行动，肯定还有同党，说不定还与



我们一直在查的那部电台有关。”

土肥原贤二停在窗户边，转头面向安藤麟三，以命令的口气道：“一定要一网打尽！”安藤麟三语气坚定地回答道：“明白，我这就去布置。”土肥原贤二突然又阴险地笑道：“石井四郎的731部队细菌实验场正从背阴河秘密迁往哈尔滨，他对我说还急需大批活人做实验，你就将抓到的这些人通通送给他吧。”安藤麟三会意地赔笑道：“哈依！”

土肥原贤二漫步走回办公桌前，话题一转：“你的女儿安藤美子小姐快要从北海道间谍学校毕业了吧？听说她在刚进学校时就有了‘北海道女神’之称。”安藤麟三木讷的脸上掩饰不住喜悦，“她下个月就要到达支那来开始她的使命了，今后还要请将军多多指教她。”土肥原贤二嘉许地道：“有其父必有其女，她一定能为我们帝国的圣战创造辉煌的业绩。”

浅野大佐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独自一人来到了道里中央大街的上岛酒吧门前。他一下车先扫视了一下周围，见只有稀少的行人在路灯下行走，一片凄凉的景象。他看了下手表，已是六点一刻，刚迈步向酒吧里走去，侧面一个右手拿着竹棍、左手拿着一个烂碗的乞丐便拦住了他。乞丐哀求道：“先生行行好，给俺一点钱吧，俺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浅野大佐掏出钱包，取了几张零钞递给乞丐，“快点拿去买点吃的吧。”乞丐接过钱后不停地向他弯腰致谢，神情怪异地环顾着四周，然后小声道：“今天没人与她接头。”

浅野大佐轻轻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走向酒吧。进去后，便见酒吧里显得十分嘈杂，碰杯声、划拳劝酒声此起彼伏，都是些富家子弟和商旅在寻欢作乐。他在靠门口的一张座位上坐下，要了瓶红酒，边喝着酒边游目四顾，时不时地打量着在人群中穿行的服务员玛雅莉。玛雅莉一直保持着服务员特有的微笑，那浅浅的笑容在她一头飘逸的金色秀发下若隐若现，加上苏联女性普遍具有的丰满诱人的身材，将她的美衬托到了令人心醉的境界。

这时吧台上的挂钟当当当敲了七声，时针指到了七点，酒吧里上白班与夜班的服务员开始交接班。玛雅莉与其余几名上白班的服务员都到更衣室里换下了工作服，先后向店外走去。这时浅野大佐的一瓶红酒还没喝完，正悠闲地玩弄着手中的高脚酒杯。他是一名非常自信的情报人员，坚信这次的侦察目标是不会错的。想着自己的工作进展如此地顺利，他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转头向窗外大街上看去，见那名扮做乞丐的人正坐在对面的街边吃着烧

饼，浅野便向他点头暗示，两人交换了下眼色。

走出了店门的玛雅莉和几名同事相互道别后，在三岔路口对面的路灯下驻足环顾了下周围的行人，随即向岔道中行去。那名乞丐打扮的日本间谍毫无声息地低着头远远地跟在了她后面。

浅野大佐扔下一张纸币在桌面上，随即敏捷地起身离开，从酒吧出来，开车返回情报部。

跟踪玛雅莉的日本间谍是一名侦察经验丰富的老手，他始终与目标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只是把她锁定在视线范围之内。玛雅莉一直向前走了一里多路，感觉后面似乎有人跟着，她猛然回首，日本间谍没有因为她的转身而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她又行了几米远便迅速向左边的一条岔街行去。

冷风刮得十分凌厉，路旁的树木被吹得不停地摇晃，一些枯萎的树叶随风飘落，一片树叶飘在玛雅莉的脸上，在脸上轻微地一抚，却让她心里感到仿佛遭到重重的一击似的。她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疑惑，是职业性的防范，还是对特殊环境的一种自然的敏感？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的感觉使她条件反射地突然站住去看贴在墙上的治疗性病的广告，同时斜眼察看后面的人。当她发现身后已经是一名女子时，这才放心地继续走。她却不知道那名日本间谍刚才转到岔路口便脱下外衣，又将腰间的一条腰带解开，拴在腰间的裙子放了下去竟是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摘下帽子，从后面取出一头长长的假发戴上，又将鞋子的后跟拉长，一双男士鞋变成了一双女士高跟鞋。

这时天色已晚，小巷里没有安装路灯，通过两边住户家里的灯火透过窗户照出的暗淡余光只能依稀看清道路。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这条街巷已没有其他的行人，玛雅莉与日本间谍的距离越来越近，她已经能清楚地听见日本间谍的皮鞋踏地声。玛雅莉习惯性地转身看了一眼，伸右手梳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刘海，那名日本间谍也正眼看着她，没有丝毫的紧张。两人间的相互对视是如此地特别，都是有目的的侦察，却都掩饰得那么完美，无论是身体的动作，还是眼神都不露丝毫的破绽。这位日本间谍对于跟踪学与反跟踪学有着很深的研究，在日本中野陆军学校接受间谍训练时，理论课上常常要看此类题材的电影，他特别反感很多故事里跟踪者一见目标回头就赶紧跟着转身或者假装买东西的情节，心想：不知是跟踪者真的有那么愚蠢，还是编剧和导演都是傻子，竟会拍出那样糟的电影来戏弄观众。他将这些观点写进毕业论文中，得到了教官的高度赞扬。

玛雅莉虽然没有看出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职业习惯使她比常人敏感得多。直觉让她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放慢了脚步，并伸手握住身上的枪。日本间谍却依然以原来的速度行走，一会儿他就走在了玛雅莉的前面。没行多远，日本间谍就采取了补救措施：斜穿街道去走另一边，走入一条岔巷，侧身在墙角偷看玛雅莉。

玛雅莉看了看巷子两头，整条巷子里都空空的，便向一家写有招待所的地下旅馆内走去。日本间谍松了口气，心想总算确定猎物的藏身之处了，但他还要留在那里继续观察一会儿，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教官在讲授反跟踪学时所提到的一个重要细节：如果你在大街上怀疑有人跟踪你，那就往商店、酒吧、旅馆里面走，或上公共汽车、地铁，过一会儿再出来，如果那人也跟着你这样走一趟，那就能确定你被人跟踪了。所以，他不敢急于进去，而是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

街巷里死一样的寂静，他抽完一支香烟后才向招待所走去。

一进旅馆，见坐在门口柜台里的老板是一名打扮妖艳的少妇，正照着镜子自我欣赏，并伸手不停地整理着已经非常整齐的头发。见有人进来，少妇便对着手中的镜子道：“小姐要住房吗？一共几个人？”

日本间谍用女人的声音回答：“我有一个苏联的女同事让我来这里找她，根据我们约定的时间，她应该是刚到不久，请问她住的是哪间房？”

女老板放下镜子，打量着日本间谍，神秘地笑道：“你们是不是做那生意的？今天可有三个男人，难道就你们两个女人伺候吗？怎么也不舍得花钱多开间房呀！这外国人也真贱，做那种事也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日本间谍摸出几张满币给她，“等会儿还少不了你的好处。你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可还没接过外国客人呢。”

女老板望着手中的钱，笑道：“就在二楼六号房，那是一个苏联记者，叫什么西比西斯基什么的长期包下的房间，你那女同事经常来陪他过夜。可今天还来了两个男的。”

日本间谍露出一脸喜色，“是吗？那我回去再叫个姐妹来，等会儿我一定让那两个外国佬多开两间房。”说完便兴奋地出了旅馆。“那你可快点呀！”女老板随口回了一句，对她来说，像这样的小旅社里有妓女嫖客开房是司空见惯的事。

日本间谍出了旅馆后，快步跑到附近大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急切地抓起电话，拨通了特务机关的电话。这名得意洋洋、桀骜不驯的日本间谍渴望这次能一举成名，建功立业。在等待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扫视一下周围，昏暗的路上

已经看不到人影，他又专心地等待着电话对面的回音，却不知道侧边一条岔街里一个长长的黑影已经慢慢地向他靠近，这黑色的影子在移动中听不到半点声音。黑夜下的这一幕是那么的阴森恐怖！

听到电话铃响，正焦急地守在电话旁的土肥原贤二、安藤麟三、浅野大佐三人同时一惊，安藤麟三一把抓起话筒，冷静地“喂”了一声，电话里传来了期待已久的声音：“将军，我已经找到玛雅莉的位置，他们竟然有几个人在聚会，正是一网打尽的大好时机。我会过去继续侦察，请将军赶快派人来，目标的地址是在……”

这时，电话里突然没了声音。

安藤麟三忙对着电话大喊了几声，仍旧没有声音传来，便知对方已出事。他急忙挂了电话，向浅野命令：“立刻给我查出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行动队马上出发，开往道里中央大街的上岛酒吧附近待命。所有侦察巡逻车都开往那个区域，通知宪兵队配合，封锁那一地区的各条街道，尤其是通往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事馆的道路和通往白俄特区的道路。”

浅野大佐立正连声道：“哈依！”

浅野大佐出门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麟三脸上都显露出既兴奋又紧张的神情。他二人都是训练有素而且经验丰富的老牌谍报人员，深知情报战线的复杂多变，任何信心十足的行动在没有成功完成之前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刚才电话里报告情况的间谍突然没有了声音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是出好戏啊，比我想象的可精彩多了！”土肥原贤二脸上的横肉又抽动了一下。

招待所的女老板正照着镜子，伸手在脸上和头发上理来理去，她奇怪那名“妓女”去叫人怎么现在还没回来。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只见他一身白色打扮：白色西装、白色风衣、白色礼帽，风衣的领子拉得很高，帽檐压得很低，完全看不清脸，右手还提着一团衣物。女老板一见是男人，立刻放下镜子，勾魂似的笑着道：“先生是要住房吗？我这里可有上等的客房。”白衣男子礼貌地回答道：“我是来找人的。你这里应该来了一个苏联女人吧？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女老板娇媚地笑道：“哎哟哟！又是来找那洋妞的，这外国女人对咱们中国男人的吸引力怎么就这么大？”

白衣男子从身上摸出几张日币递给女老板，“我是真的很爱她，已经追求她

好多年了，现在终于有钱了，一定要把她娶回去，希望你能帮帮忙。”女老板看到钱，笑得合不拢嘴，“看你这么痴情，我就不绕你了，她住在 206 号房。不过那个外国妞可风骚了，说不定现在正在为三个客人服务呢，你要是真娶到了她，以后可得管紧点……”

白衣男子只说了声谢谢，便低着头向楼梯上走去。走上二楼后立刻放轻了脚步，看着门牌号，一步一步来到了 206 号房门前，隐约能听到里面传出小声的俄语谈话声。他轻轻敲了几下房门，房间里的谈话声戛然而止，一个男人用中文问道：“是谁？”白衣男子道：“送开水的。”

房门打开后，一名苏联男子挡在了门口，白衣男子一掌将他推进房间，自己也急冲进去，反手关上了房门。

里面有三名苏联男子用苏式左轮手枪对准了他。

房间里的气氛令人窒息。过了好一会儿，玛雅莉才谨慎地上前问道：“你是什么人？”白衣男子笑道：“大家别紧张。”说着将手上提的衣物包慢慢放到中间的桌子上，“这是我送给诸位的见面礼，还请笑纳。”说完将双手插入风衣口袋里。

一男子上前伸手打开衣物，里面竟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而且没有头发。几人顿时心中大骇，惊疑不定。

白衣男子不紧不慢地说：“玛雅莉小姐，你今天下午下班后一路上非常谨慎，一定还记得第一次回头时发现一个乞丐，第二次看见的却是个穿长裙的女人。他们其实是一个人装扮的，我现在已经把他的项上人头送来了。”

听了这话，玛雅莉不由得大惊失色，但随即正色问道：“那你又是什么人？”白衣男子淡淡地道：“中共情报员，到这里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现在有事想请求你们帮助。”三名苏联男子交换了下眼色，都收起了枪，但却都没有放松警惕。

玛雅莉打量着他又问道：“什么事？”白衣男子说：“我想请你们用你们的电台帮我发一封电报。”玛雅莉感到十分奇怪地问道：“难道你们在这里没有秘密电台吗？”白衣男子道：“应该有吧，但我无法找到，因为我一直都是单独行动的，除了和总部单线联系外，没有任何上线下线，我此次也是机缘巧合才找到你们的。”

玛雅莉想了片刻才回答道：“可是我们这里非常危险，日本间谍的侦听电台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部电台了。他们的无线电定位侦察技术非常先进，我们这几

天都不敢打开电台，正决定明天一早就将电台转到郊外，要不我们明天再帮你？”一听这话，白衣男子顿时变了脸色，急切地说：“可是我时间很紧，今晚就得离开此地，必须立刻将情报发回去。电报内容就几句话，希望能马上得到你们的帮助。而且你们也不能再等到天亮了，必须马上转移，因为日本人很快就能找到这里。”

玛雅莉用俄语询问那三人，三人都摇了摇头。白衣男子更急了，伸手握紧了风衣口袋里的驳壳枪，但还是冷静地道：“你们到满洲来收集日本人的信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会北侵苏联吗？我们收集日本人的信息也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因此，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何况，我们党的高层领导跟你们苏维埃政府一直有着亲密合作关系，还一直有互换情报的规定。我党许多同志都曾到贵国的各大学院学习，不少人还加入了你们的组织。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曾得到贵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两国之间一直都有着如此亲密的合作关系，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吗？”

四名苏联特工交换了下眼色，用俄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都向白衣男子点了点头。

玛雅莉笑道：“先生不但机智勇敢，而且知识渊博。非常荣幸能认识你这样的同行，中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你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战争结束后你更适合做一名外交家。”白衣男子听到他们能答应，心里如释重负，欣慰地回答道：“谢谢你的夸奖。”他用外国人际交流的方式回答，而不是中国人惯用的谦辞“哪里哪里，你过奖了”之类。

三个男人中有一个是报务员，他坐到电台面前，迅速架好天线，接通电源，打开旋钮开始调整电台。另外两名男子忙着收拾东西，烧毁文件。

报务员调试完毕后，对白衣男子道：“现在可以开始了。”白衣男子低头行了个礼，“非常感谢。”从身上取出一张纸条递给他，“这是我们电台的频率呼号波长之类，内容在背面。”

报务员看了看背面的内容，是用中文写的，不由得担心地提醒道：“你不译成密码吗？我们这部电台已经被日本人监听了，我一发报，他们肯定能拦截侦抄到。”白衣男子道：“我对这些不懂，你就用明码发出去好了，反正这些内容我也不大明白。”这里大家应当了解的是：一般的电报都是通用的明码发报，而间谍活动的电报往来都是用密码发报，除非是在最后关头或者是已经来不及译成密

码的时候才会用明码发报。

苏联报务员戴上耳机，开始呼叫对方电台，经过几次呼叫后，喜道：“联系上了，你的上线‘01’号向你问好。并且问你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奶茶？”

白衣男子道：“我喜欢喝清香淡雅的绿茶。”

玛雅莉提醒道：“如果日本人监听到了你们的求证信号，恐怕会对你们不利的。”白衣男子道：“这倒不用担心，我们每次求证信号的对答都不相同。”玛雅莉第一次听到这样谨慎的通讯方式，心想这一招委实高明，可得学着。

外面街上的侦听巡逻车幽灵似的穿插着，车上的日军电讯监测员在忙碌地操作着监测器，仪表上的指针在转动着。大街上的宪兵在迅速地奔跑着，开始分兵布控。

整个206号房间内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报务员按动电键时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街道上的几辆监测巡逻车从各个方向向招待所这边靠近，操作员兴奋地叫道：“找到了，快！”

浅野大佐带着几队宪兵已寻找到了日本间谍拨打电话的公用电话亭。在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侦察经验丰富的他查看到地上的几滴血迹。沿着血迹，很快就在墙角的一个废墟里找到了那日本间谍的尸身，又看到了几滴血迹滴向另一处，随即照到地上的血迹向旅馆方向走去。血迹虽然在路中间就没有了，但他还是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那家招待所上。他示意手下的人冲进招待所。众宪兵冲进去后，一把掐住门口老板娘的脖子把她摁在墙上，示意她不要出声。狭小的招待所门口站满了身着军装的日本军人和手持上膛驳壳枪的日本便衣特工。老板娘哪见过这阵势，双手举过头顶，吓得张大了嘴，眼泪弄花了她五颜六色的妆容，哆嗦着小声说着：“别……别杀我……”

在日军情报机关的办公室里，土肥原贤二和安藤麟三正焦急地盯着城区地图分析。监听室的一名秘书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我们监听的那部苏联电台终于发报了！由于时间太短，没能找到准确的位置，不过发报的内容已被我们侦抄到。是用明码发的。”

土肥原贤二兴奋地问道：“内容是什么？”秘书打开了文件夹，念道：“我喜欢喝清香淡雅的绿茶。朋友已死，并非死于日伪特工之手，而是国民党中统的女特工所为。他临死前还说道：秘密……在……《玫瑰花图》里……中统的人也在找……你们要小心……另外……一定要阻止……‘AWT计划’。401报告完毕。”